

《逛书架》：一书一世界，书架即宇宙



逛书架

《逛书架》
编辑小组 编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逛书架 / 《逛书架》编辑小组编.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1

ISBN 7-5366-7498

I. 逛... II. 逛... III. 藏书—通俗读物

IV. G25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22215 号

版贸核渝字 (2005) 第 29 号

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边城出版社授权使用

逛 书 架

Guang ShuJia

编 者 《逛书架》编辑小组

责任编辑 周英斌 马健荣 (特约)

封面设计 金乔楠

技术设计 汉诺图文设计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发行电话: 023-68814956)

凯基印刷 (上海) 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9 × 1194 印张 11.25

版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66-7498-8/G·2473

定价: 48.00 元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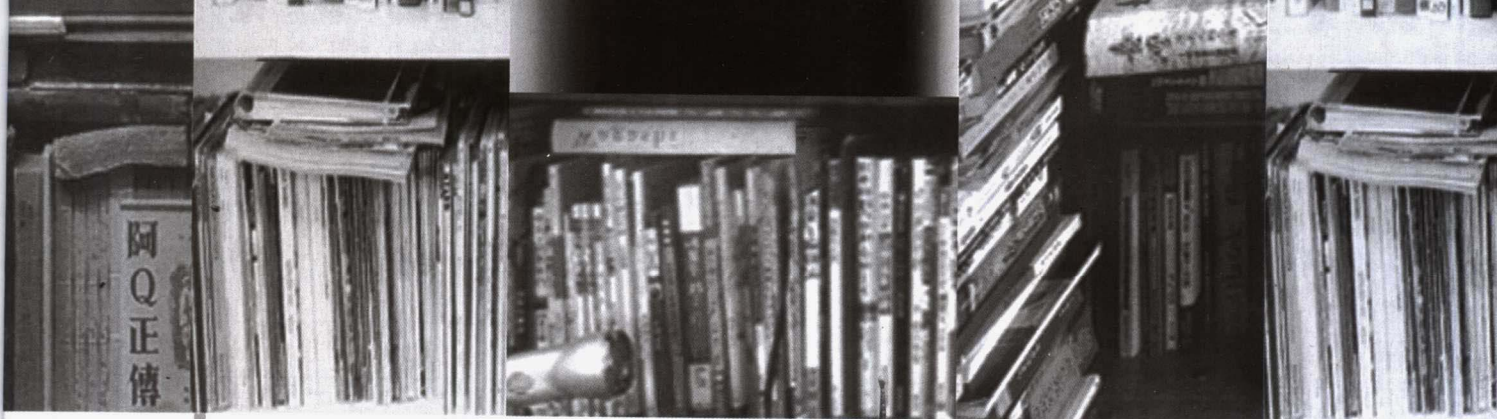
书架进行式

杨泽 藏书的文化特权 李康莉 张贝雯/文 王永泰/摄影	1
[另一个角度] 文人的玩物雅趣	14
[驻足细看] 私房推荐	16
阮庆岳 逃逸的私路线 张贝雯/文 林盟山/摄影	18
[另一个角度] 建筑, 另一半的自我	26
[驻足细看] 私房藏书	28
张大春 说书人的书架导游 李令仪/文 林逸蓁/摄影	30
[另一个角度] 张大春临帖练字	46
[驻足细看] 文学顽童推荐	48
洪祯国 百科全书式的阅读 张 璇/文 林逸蓁/摄影	50
[另一个角度] 洪祯国逛书店	63
[驻足细看] 私房藏书	64
谢碧鹤 五感的飨宴 张 璇/文 林逸蓁/摄影	66
[另一个角度] 东西食材与器皿的交响乐	76
[驻足细看] 书架上的感观之旅	78
陈苍多 书瘾病历图 陈光达/文 林逸蓁/摄影	80
[另一个角度] 书目里的无尽宝藏	91
[驻足细看] 书虫之书	92
张士勇 图像的灵光时刻 陈光达/文 林逸蓁/摄影	94
[另一个角度] 图画书的慰藉力量	102
[驻足细看] 私房推荐	104

家西书社 书的艺廊 张贝雯/文 王小美/摄影	106
耿一伟 书的乐透得主 赵启麟/文 林逸葵/摄影	114
[另一个角度] 我爱图书馆	122
[驻足细看] 私房藏书	124
朱中恺 想像力大观园 张璇/文 林逸葵/摄影	126
[另一个角度] 朱中恺的CD阅读经	134
陈建铭 书的万神殿 张贝雯/文 王小美/摄影	136
[另一个角度] 我的梦路	146
[驻足细看] 读千遍也不厌倦的书	148
冯光远 众乐乐的王国 张贝雯/文 王小美/摄影	150
给我报报工作室壁挂式书架全透视	160
[驻足细看] 私房摄影书	162
逛书架的大哉问：如果流落荒岛，带哪本书做伴？	164

书架的前尘后事

弥乐阁楼 李霖生/文	166
买书人三憾 张大春/文	169
不上书架的书 冯象/文	171
背着书架流浪 邱显洵/文·图	174
我的书斋 A. 爱德华·纽顿/文 王凌霄/翻译	176
镂空的书房 庄裕安/文	181
书架三巡——代后记 陈建铭/文·图	185



 人与书
REN YU SHU



都是一个文明的小宇宙。
经洪荒初创，
历浑沌异变，
时而繁盛丰饶，
时而低迷萧条，
难免冗赘亦不乏缺憾，
最后亦将寂滅灭亡——
然后，
幻化为另一个宇宙，
成就了另一方书架，
换成另一幅风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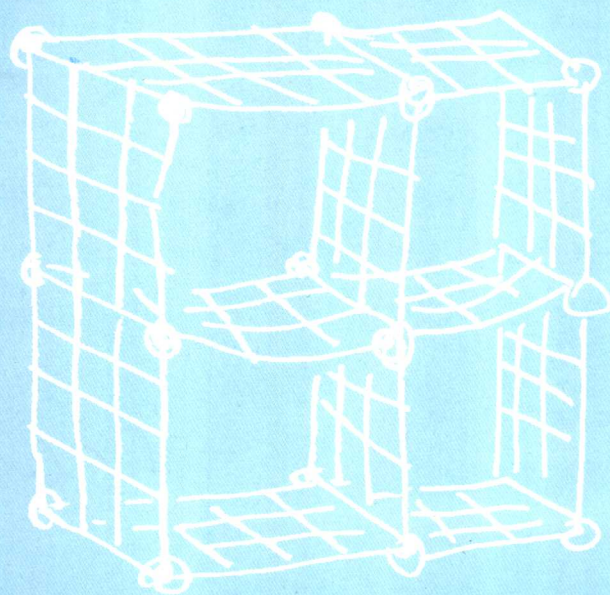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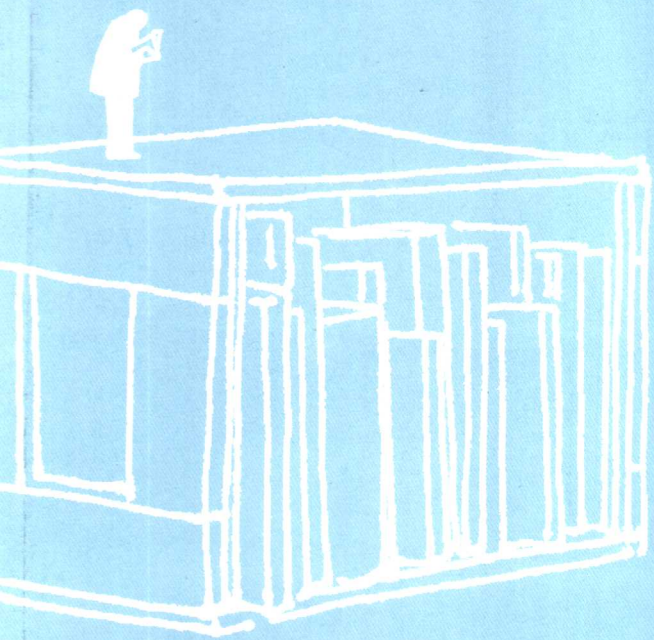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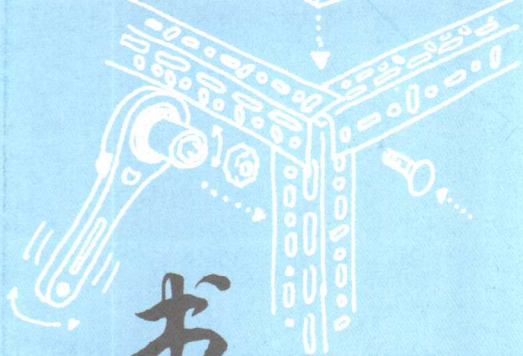
《逛书架》
编辑小组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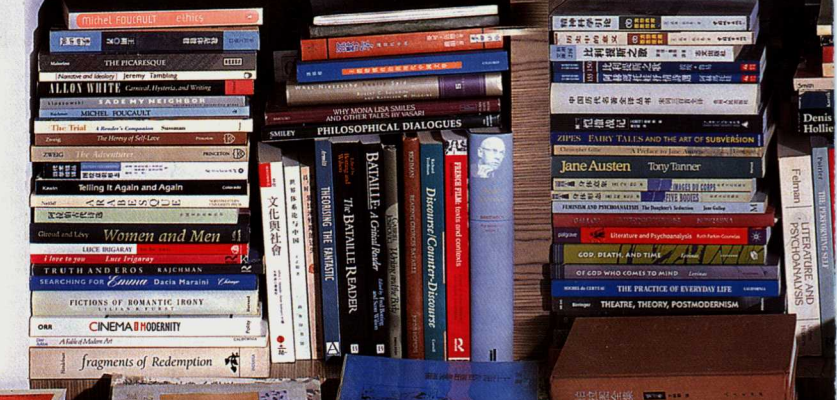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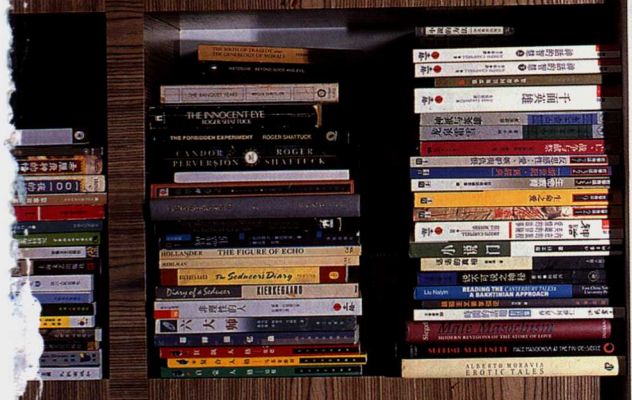
逛书架



重庆出版社

书架进行式





杨洋 藏书的文化特权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REPRESENTATION
FEMINIST THEORY
MIMESIS OF SCIENC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ANTIGONES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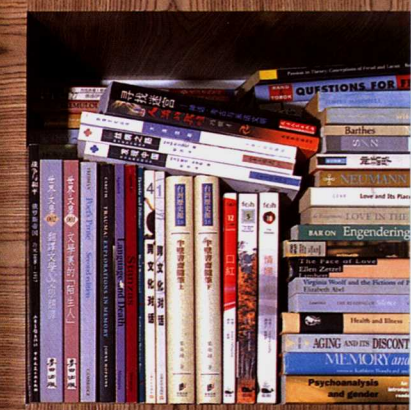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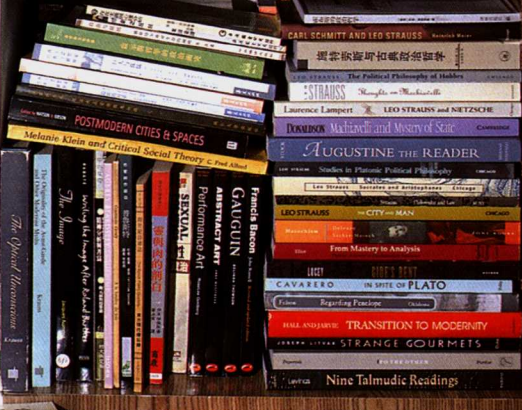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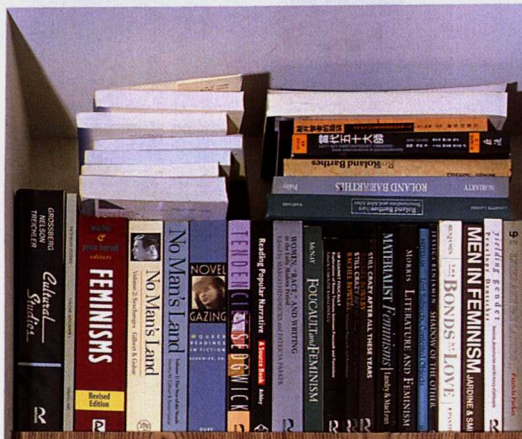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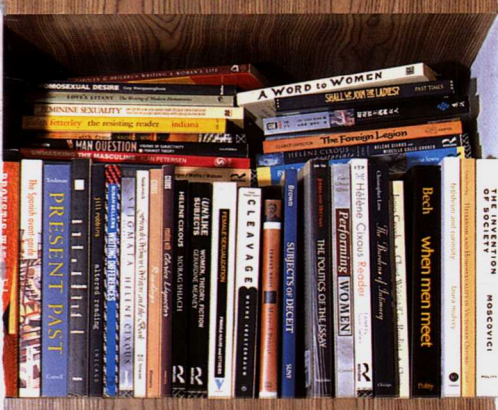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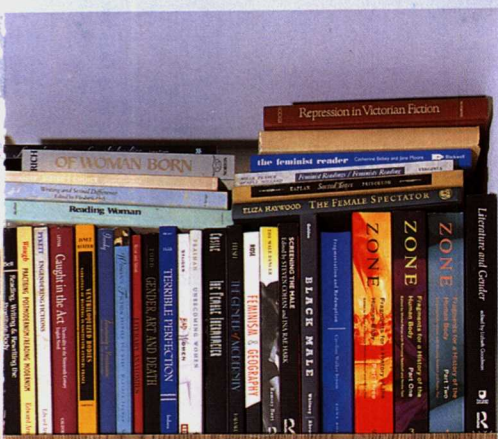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A FEMINIST DICTIONARY
FRENCH WOMEN'S WRITING 1848-1994
Modern Women's Stories
THE GENDER OF MODERNISM
BOYS
DISSENTING DISCOURSES
REPRESENTATION AND PERFORMANCE THEORY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 BODY
FACILE FANTASIE



杨泽

藏书的文化特权

李康莉

张贝雯 / 文

王永泰 / 摄影



读闲书的一百个理由

杨泽家里藏书之多，令人无法想像。打从一进门，从客厅里望过去，两个大书柜里大概就有近千本，加上地上、桌上的好几摞，连餐桌前板凳上都落满了书。走到书房，仿佛来到光华商场的旧书摊，中间被堆叠的藏书包围，杨泽像是旧书店老板站在后面，吆喝着为我们解说那个很神奇的滑轮书架组。一霎时，所谓“阅读的密度”具体展现；这种只会出现在图书馆密集书库区的书架，可是诸多书满为患的爱书人，衷心向往的玩意儿呢！

杨泽在普林斯顿大学深造时主修比较文学，因此东西方文史哲书籍是必备（理由之一），可再仔细看看，好像有些枝丫蔓衍，杂了起来，主人赶紧补一句：大部分中译的理论书是为课堂上的研究生准备的（又一个理由），再加上他不同时期的研究主题，光是客厅，书就占去了三分之一的空间。怎么分类呢？“英美文学、欧洲、西班牙文学分在一旁，中文的一类散落各地，在学校教的莎士比亚参考书籍，全部放在一起，而最近想要读，或者刚读过的，则是放在沙发旁的地上……”但是仔细观察，就发现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随便抽样调查其中一摞，Leonard Cohen的《美丽失败者》，下面是夏绿蒂的《烤焦的三十岁》，再下面《西洋神话事典》，再下面竟然是《红楼梦》，这，这，这……呃，纵横古今

中外的藏书，很难想像除了主人以外还会有另一个人了解“杨式分类法”。

不过据造访的编辑说，来个随堂考要杨泽“隔空抓书”，随便拿出一本他在大陆苏州乡下某个小书摊上买的佛像书，竟然五分钟就从书房一堆柏拉图、斯汤达、马克思、卓别林、贝克特书籍下寻获，可见主人记性之好。

不只是家里，杨泽在外双溪山上还有一个小房子，当然是没办法住人的，因为都住满了书。而据说杨泽自美国学成回国之后，还将上千本的藏书送给了中央研究院……

“我读书不是百科全书式那一派。”杨泽承认自己家中的书既多又杂，然而他信服“闲书和杂书才是阅读最基本的部



分”之说。理由回溯至古希腊，学问和闲暇密切关联；所谓的“自由”和“悠闲”，当时都属文化特权，也因而要论思索宇宙万物、对生命法则产生好奇，仅有少数人有能力为之，知识和阅读的贵族性油然而生。买书与藏书对杨泽来说，更接近于“文化特权”的概念，是一种无涉功利、非关实用的“无用之用”。既是如此，私家藏书必然要与图书馆里的公众图书泾渭分明，摆在家中的闲书杂书不仅是满足好奇、足以把玩再三，更带有几分老庄所谓“大树之下逍遥游”的意味。



遇到一本书，像是露水姻缘

杨泽的阅读习惯，完全可以反映他的性情。经过将近十年学院论文报告、书目学、方法学的荼毒，诗人性情的杨泽大大感叹“研究生涯毁了我”。他认为所谓的“学院”，是训练出一种叫做“学者”的工作，从来不是教人去喜欢书、亲近书的。因此自从学院毕业放风，重回半报人



半诗人的自由游牧身份，杨泽就拒不做引经据典的文人。

“我讨厌引经据典，尤其讨厌看书是为了写文章、写社论用，那种功利的读书人，因此我也绝对不做笔记。”他说。随便翻开桌上一本书，果然以折页居多，很少见到大规模的画线、重点眉批等。

“我也很害怕那种很有耐性的挑错误的研究，如果你很讨厌某一本书，还要去精读，找出其中一百三十五个错误，写成评论那本书的另一本书，不是很痛苦吗？”因此杨泽虽然也秉持着学院派“有方法的大量阅读”，读书的态度却又多了一份浪漫的直观。他自称像是一场场露水姻缘，“遇到了也好，最好你把我忘掉”。如果文句和观点真令他怦然心动，自然会融合成自己的一套说法常留心底，不见得会强记作者的名字与引言。

我的书柜永远少一本书

曾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杨泽处于一种对书籍很“用力”的状态，急于掌握各种知识的通关密码。他解释，出生于四年级的知识分子，充满了一种对知识的焦虑，因为台湾没有稳定的认同，所以崇洋媚外地期待，借由对西方世界的理解，对不断变化的台湾环境做出深入的解释。比如在中学时看到“爱琴海”三个字，产生了一种Discovery频道不能满足的好奇，只好透过自发性的大量阅读，想知道西方从创世纪第一天到第七天的秘密。像是女人的衣柜里永远少一件衣服，杨泽的书柜也永远少一本有关什么什么的书。

细数杨泽的日常生活，书占据了很大的分量。比如每天早上坐车、中午吃完饭，晚上睡觉前，他都习惯性地要翻一翻书，如果一天当中没有遇到什么精彩的人，他也会习惯性地去看书店晃晃。但据他说，依赖书本的状况，十年前更是严重。

“我年轻的时候很依赖书。一天没有看到书，好像生活少了什么重要的东西。或许是习惯高密度的谈话，养成挑剔的习惯。你不见得每天都遇到很精彩的人与事，但是书不会让你失望。”

回顾早年这份对书的依赖，认为其实是一种“病征”：“我们根本不应该读那么多书的啊，读那么多书根本是错的，真正重要的知识学问，可能每



个领域只要五本就好了，尤其搞理论的更应该要精读。但是这些年来，因为贪心，加上各出版社的赠书，家里一直是一个被书搞得乱乱的状态……”

书是最可靠的玩具

嘉义，算是台湾出版人的摇篮。许多有名的出版人，像刚过世的远景出版社发行人沈登恩，远流出版公司的龙头王荣文都是嘉义人。少年时代，杨泽在他所说的“乡下”嘉义市度过，因为没有什么娱乐，只好在书店里到处寻宝。当时几家新旧书店里摆的过期《文学季刊》《现代文学》杂志，还有现代文学出版社的小开本翻译小说，如乔伊斯《都柏林人》、卡夫卡《城堡》，连摆放在书店哪个角落，杨泽今天竟然都还记得一清二楚。“书，像是最可靠的玩具，就算被马子抛弃了，第二天醒来还是可以看书。”他说。

于是，现实生活遇到的人或许如过眼云烟，杨泽对于和书有关的知识记忆，却出乎意料地好。“十多年来，大陆一个非常冷门、不知名的学者写过的书，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嘉义市当年的明山书局、山本书坊等等，都是他青春时代流连忘返的场所，游逛起来宛如在自家厨房行走，尤其是山本书坊，架上陈列五折出售的新潮文库、远景版的金庸武侠作品，都是当年嘉义读书人的精神食粮。光线昏暗的旧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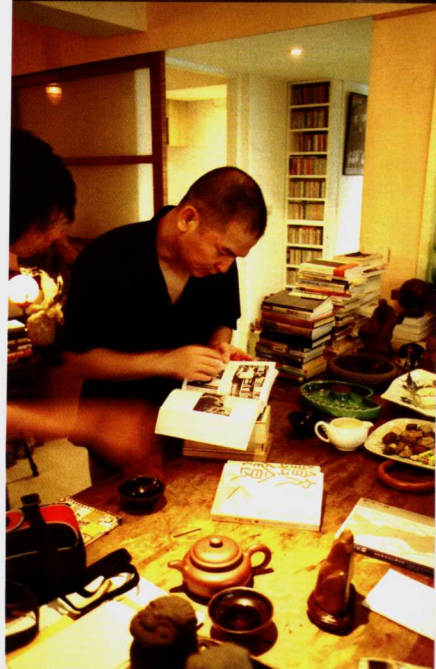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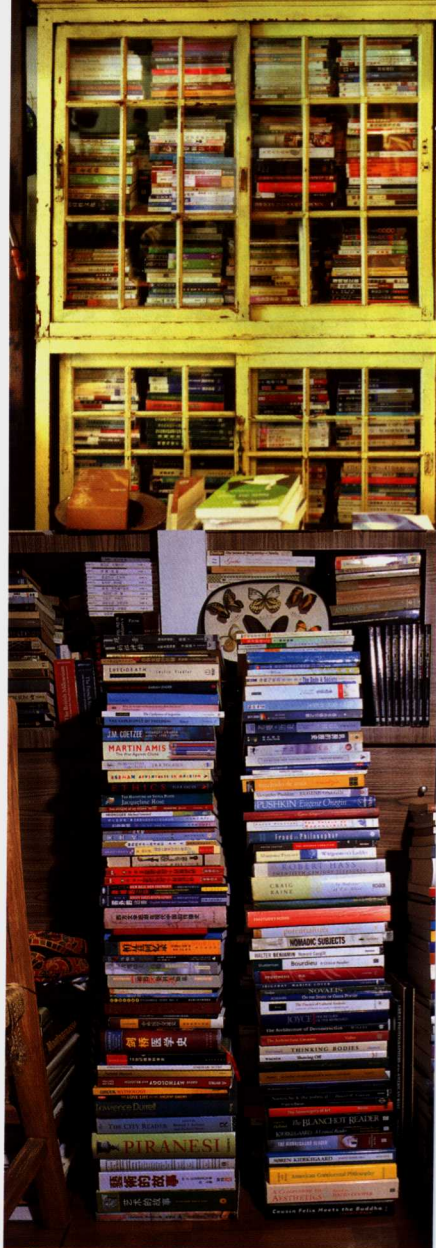
店更是好玩的地方，当年有十多家可逛，他高中时就在其中邂逅了诸如吴浊流的《无花果》这样令人眼睛一亮的禁书。

在杨泽眼中，书是玩具，宛如一座世界模型、一卷地图，等待着人们从中去发现与实现什么。“一本好书应该如一部秘笈，具有穿透力。”他以为，阅读的过程好比一场“乘坐小猎犬号的发现之旅”，去探索异己的世界、接触另一个系统和真理。比较文学的专业背景，让杨泽对于东西方两个传统都感兴趣，也特别重视不同知识系统的交流对照；然而，他不赞成硬啃西方经典，总希望能够“找到角度进入西方文化内部，或许就能有所爆破、展开对话空间，”特别是，身为曾经努力追赶、在文化位置上终究仍是西方边缘的读书人。也因此，他非常心仪如帕兹（Octavio Paz）这样的读书种子，身兼现代派诗人、批评家、墨西哥驻印度大使多种身份，学养纵横东西，思想既古典又浪漫，写下的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探索、一种“performance”。

诗人、编者、批评家与学者的身份选择

杨泽作为老品牌《人间副刊》的主编，只要是台湾的作家、华文世界的新书，或是年轻作家想要步入文坛，几乎都会经过杨泽这一关。事实上，不论好书、坏书，杨泽都十分开放地涉猎。秉持着严谨的学院基本训练，杨泽认为，出身、师承、交游、阅历与作品这五大要素，是判断与理解一个作家的根据，因此哪位作家现在正在写什么，最近出了什么样的书，他站在半夜的诚品书店，顺手拈来都可以勾起无穷的好奇。作为媒体编辑，他经常参加各种新书发表会，去做一种非专业的观察，用敏锐的田野观察角度，去理解供奉在学院殿堂之外的当下文学社会学环境的“潜势力”（under-currents）。

事实上，杨泽一直自许能成为一个批评家（critic），而非学者（scholar）。虽然骨子里流的是严谨学术训练的血液，杨泽认为，作为一个专业的批评家，不能像学者把经典的存在当成理所当然，而必须对于“the making of





an author”，所谓作家的内外环境及养成过程，更为敏锐。博士班毕业之后，他在美国布朗大学作了几年博士后研究，回台没有继续待在学术的环境面对升职压力，他说他“落跑”，走入众声喧哗的媒体，体验半观察半交游的编者（editor）趣味，反而得以更自由地拟定一生的研究与写作计划。

如果不认识人生，其实看不懂书

访谈快要结束时，谈起《逛书架》的制作构想，关于在这个岛屿上，竟然有这么多藏书的奇人，杨泽停顿了一下，突然语带感性地说：“其实读书是为了了解人生，但是人生比书大很多。年轻的时候以为没有书就无法了解人生。后来才发现，如果不认识人生，你其实看不懂书。”

正要为他犀利的见解叫好，他停顿了一下，又自嘲地加上一句，“如果你不了解人生，你写不出任何书来，你就只能写导读了。”

当然又是一句自谦之词。不过或许也是如此，对于杨泽来说，读书写书从来不是问题，但是真正地离开书，才是创作的开始。

杨泽说起，西方的象征派诗人倾向于玄想，相信宇宙人生是一本大书，今日备受肯定的阿根廷小说家博尔赫斯，便是此一传统的最后传人。博尔赫斯有一倒果为因、议论诡谲的短篇，宣称诗人但丁当年笔下的豹之存在，乃是上帝为了《神曲·地狱篇》而创造的；也就是说，但丁的《神曲》自成一个宇宙，而豹的存在理由，居然只是为了成为书中的一个象征，豹的实体因此变得微不足道，甚至整个宇宙人生，都比不上但丁的一本书。

不过，杨泽认为此种论调贵族气味太浓，多少脱离了实际人生，宁愿行走市井之间，碰触更多更杂的微小事物，满足每时每刻产生的大小好奇。对他来说，书本里的心智游戏和书本外的现实行动同等重要：在开放的阅读过程找到各式各样的钥匙，在领悟和认识后找到意义，知行相互印证。

